



孟雲浦先生集卷七

雜著

答陳實夫

問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只是無我無我則
無物無物則反身而誠仁體全具國華無疑又
曰真我得非如孟子所謂萬物皆備于我者乎
請發明之以開其朦

知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是無我是無物是反
身而誠仁體全具則即真我矣知萬物皆備于我



五雲浦集 卷七
是真我則亦即仁體全具及身而誠無物無我以
天地萬物為一體矣蓋無我而後謂之真我真我
必無我又何俟區區之發明中庸論唯天下至誠
為能盡其性則必盡人性盡物性贊化育與天地
參非無我乎非真我乎又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
物育焉非真我乎非無我乎大學曰自天子以至
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身者我也天下國家
皆我也知性之所在必欲明明德于天下而不以
一膜外分胡越真我也蓋真我者性也非軀殼之
謂言我則必通天地萬物而後其體備舍天地萬
物不足以為我非我則天地萬物亦幾乎息矣彼
徒以一身一家為我者多見其有我也多見其不
知真我也已

問前見教靜虛動直只是廓然太公物來順應
國華心中殊覺省快然靜虛何以明明何以通
動直何以公公何以溥請詳教之

周元公論聖學以無欲為要曰無欲則靜虛動直
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是知明通公

溥者靜虛動直也靜虛動直者無欲也一而已矣
無前後無內外無階級之可言也今既已知靜虛
動直為廓然太公物來順應心中省快則明通公
溥一以貫之而却復作疑豈于靜虛動直尚未了
了乎夫心體本虛人性上元不可加一物也有不
虛者欲塞之耳故曰無欲則靜虛虛即明何也無
私欲以蔽其體也明即通何也無私欲以滯其用
也豈曰虛而後明明而後通乎人之生也直生機
元無邪曲有不直者欲揉之耳故曰無欲則動直
直即公何也私欲毫不生于中也公即溥何也私
欲毫不染于外也豈曰直而後公公而後溥乎且
靜虛則動自直動直則靜愈虛非有兩時非有兩
事非有界限總之無欲一言盡之矣吾懼吾之多
欲而不慮明通公溥之不了了也

問非禮既已視矣何以曰勿視得非未視心無
將既事心無留之謂乎請教

未視無將既視無留於非禮勿視已得其槩矣然
而端本知要之學則尚有可商量者孔子曰知幾

其神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介如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矣公孫丑曰不動心有道乎孟子曰有學者皆知知幾為聖學之精而不知秉心堅確專精一志非外物可誘如介石者之貞吉皆知不動心為聖學之要而不知願學孔子知吾言以養吾氣非本體見成如告子者之強制以故操之無要引之即去如無柁之舟雖有榜人中流而遇風波聽其漂蕩覆沒莫可誰何矣是知介石者知幾之本養氣者不動心之道知幾則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心恒弗動也不動心則於一切經目真如浮雲曾不足以當一瞬而何嘗毫忽撓念知幾之神也如此則內不見已外不見人內外忘而心常定是介石貞吉知言養氣之學也目之所視又焉有非禮者哉然則吾人為學亦務得其本焉耳矣

問知得如此是病即便不如此是藥然亦不可長留在心胸為悔是乎非乎請教

學者不免諱疾忌醫知病即藥亦正難事雖然獨

不愛生乎第既藥矣病已即已若夫留滯胸中不
又因藥生病乎故悔過之念不可無留滯之私不
可有孟子曰所過者化所存者神夫惟存神則所
過自化又焉有留滯之足憂

又

問老師云人多有怨尤心不得于人則尤人有
不遂者則曰命合如此亦是怨天然則孔子曰
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而孟
子亦曰吾之不遇魯侯天也亦形之于言謂孔
孟為怨天可乎看來如項羽之引天亡我是耶
非耶

此疑甚善此處不可無此一問蓋世人所云命合
如此元是怨詞若孔云命孟曰天正是知命知天
之學安得謂之怨至項羽引天又欺天罔人之甚
也何足言哉

問學問不可不潛心孔之憲章顏之步趨是潛
心處否

心而曰潛學問之深功也必如孔之默識忘食志

憂忘年頽之心齋不遷不貳不校始得憲章步趨
正是潛心學問只有此一路若處處非潛心便不
是聖學

問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然燕朋逆其師
燕僻廢其學不如無友則朋友之倫可廢與

友也者友其德也友何可廢哉孟子尚友一章宜

細玩

問程子見人靜坐如何便嘆其善其工亦分閑
忙否

學子實用工者少不免紛擾故見靜坐而善之靜
坐須是撥閑若忙如何來得且學者焉得只忙忙
箇甚麼

問程子曰無妄之謂誠不欺其次也果何所分
別

程子是謂無妄為自然其實無分別學問最怕牽
制文義

問獨處不拘不慢可也見尊長忽起敬貌或以
為作而致其情不知有悖道義否

見尊長而忽起敬此正乍見皆有之心正是道義
安得謂之作情安得謂之悖道義試省之果不出
於忽起而有所作耶

問學者須識得大頭腦則于一切視聽言動自
不離了根請指示

不肯做俗人必求為聖賢此志一立即是大頭腦
既有此志則念念處處必非俗人之見安得離了
根

問乍喜乍怒之人不可與共學

自家先須平其情

問對境最驗學之法

須要我作得主不然恐隨境轉也

問昨一友始呼字既呼名終呼幼名國華雖不
應然有怒意是不知懲忿之學也必須如顏子
之不為怒所遷方可

懲忿最是然尤須自反何以來此友之三呼也

問昨友戲再三國華終不應友曰再不相戲始
信惡言不出于口忿言不及于身為不虛而愧

已往之隨俗又懼將來之不能緝熙也

以此用工可謂有志可語自守矣若更實心相成正言勸勉安知其友不憐然遷善肯終為匪人乎學欲緝熙須是時時責志

答曹克統

問矯偏之道亦不嫌于為名實對症藥也

以真心變化氣質方是矯偏大抵學問要潔淨稍帶名心終難入道若以之恕人則不妨

問世人視此學方聖人視此學圓世人有滯礙

聖人無滯礙

聖人渾是天理絕無有我之私故無滯礙圓處則其純熟曲當亦非有外于方也觀孔子自言亦曰從心所欲不踰矩可見已

答安良弼

問度量要寬和識趣要遠大立身要廉靖處事要公平能是四者庶可言學不然亦猶之乎鄉人非希聖希賢之道也輔邦日日省察有志未逮願詳教

四者賢聖之基脫乎鄉人矣然所以幾此者豈件
件而刻厲之哉件件刻厲操之無要將有時寬和
有時不寬和而度量難乎恒擴矣有時遠大有時
不遠大而識趣難乎恒克矣有時庶靖公平有時
不然而立身處事難乎有定衡矣觀其言曰能是
四者庶可言學不然亦猶之乎鄉人非希聖希賢
之道也味此語則四者信有要矣蓋人不好學不
免為鄉人學而不希聖賢之道亦豈所謂大學縱
事事求寬和求遠大求庶靖公平亦猶無根之木
無源之水其如發生流行何所謂義襲而取行仁
義者也能一一合聖賢之道又能終其身無間斷
乎惟天下有大志者不欲混於鄉人必欲學且必
欲學聖賢之道譬諸花木根本既培時至自然開
發與剪綵為花者真天淵矣時時念念學的是聖
賢則時時念念在聖賢道理中亦時時念念是聖
賢心腸度量識趣立身處事又安有不各得其宜
者哉昔孔子十五即志學終身忘食忘憂只做得
此一箇學字故其自信自名亦曰好學吾儕誠知

為學之要劈頭便自聖賢之道上做工夫此志一立斷不以近小凡鄙自居斯日日省察之功斯求能此四者之方而庶幾可逮也矣

問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如何是道體如何是工夫輔邦近來覺不怨天處可學而能不尤人似難學此或心體未透徹歟請教

學者不能上進全是怨尤為害蓋怨尤起於心所不遂根於有我知有我則怨尤多若見得天地萬物何者非我何者為我自然愛人惟欲人人得所而其心始快足而無歉和氣藹然全無芥蒂一切應感及求諸已怨尤亦何自而興此是下學工夫上達即在其中日新而不知也工夫在是道體即在是今只用下學工夫不怨不尤可矣且人只是一箇心怨尤亦無兩樣能不怨天即不尤人蓋人即天之人也正蒙云責已者當知天下國家無皆非之理故學至於不尤人學之至也可謂精切慤到矣

問先天後天之說昨教誨即終食不違仁輔邦

似覺有醒然心中尚不甚明快請詳示之

先天後天只是一箇天昨因用飯遂以終食為言
蓋天隨時而在元無方所遇飲食便知味遇父母
便孝遇乍見便惻隱以至凡事莫不皆然而毫無
私智是之謂終食不違仁此是可做工夫的故曰
後天後天奉時人之不違天也然性命本體自無
所違先天即在其中天之不違人也吾儕只是要
真心做奉天時的工夫時時不可放過先天而天
弗違是主意後天而奉天時是工夫奉天時即詩
所謂順帝之則也

問終日終夜何時無思易傳謂何思何慮聖人
不思而得輔邦果將何如用工

思者心之職不思則除是槁木死灰洪範曰思曰
睿通書曰思者聖功之本乃易傳則曰何思何慮
豈真槁木乎蓋思皆天理於心體毫無增損孔子
所謂舜禹有天下而不與孟子所謂行其所無事
也是謂何思何慮聖人不思而得者也如今用工
只要時時刻刻在天理上看有甚思慮人只是多

了閑思妄想不知事皆天定何待我脚忙手亂
問昨聞生生之謂易與一陰一陽之謂道歸在
人身上果何所發明

易者乾坤而已乾大生坤廣生天地之所以為大
德也故曰生生之謂易其在人也則謂之仁天地
不仁不能生萬物人心不仁不能成萬化故乾象
曰體仁坤象曰厚德有此仁心自然生惡可已遇
親而孝遇長而敬遇宗廟而欽遇孺子入井而怵
惕惻隱生生不息曾何時刻有停故曰一陰一陽
之謂道繼之者善成之者性易其至矣乎孔子晚
而喜易讀之至於鐵摘三折漆書三滅然猶曰儻
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學者宜如何
子曰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又曰君子無
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誠如是
生生之易庶矣乎

答李惟醇

問光儒一向苦於多病或謂天定使然自覺純
是人事所致前教云知病豈可晏然便須服藥

又云莫成心病日復一日不能體認得出請詳示之以鍼砭其愚

既云多病純是人事所致則自病自知明醫診視不精于此其鍼砭亦須自審又云日復一日不能體認得出夫天下事理患不體認未有體認而不能者第恐漫浪應答未肯實體耳先正謂覺紛擾則且靜坐覺懶看書則且看書皆因病而藥變化氣質之方子勤勵常坐常着書者也此方宜無可用姑舉二三請自擇子貢見原憲曰夫子病乎憲曰無財謂之貧學道不能行謂之病若憲貧也非病也此體羸色饑之病也子夏入見聖道而悅出見紛華靡麗而悅交戰而癰此識趣靡定之病也宋程子儀三入翰林意望兩府移疾不出詢之云虛熱上攻石中立云只消一服清涼散蓋謂兩府始得用青涼傘云此急要得功名之病也往年苑林許怡雲曾言一士人苦攻舉業成腹病屢醫不効中式而病始瘳此科第未遂之病也弦常之佩子誰適從程純公云人有四百四病皆不由自家

則是心須教由自家吾獨慮子不能由自家吾何
憂子病哉抑人亦有言聖人不病蓋聖人專心好
學無妄知外馳二三其德之病是以清明在躬志
氣如神自無有能為病者子果欲不病舍專心好
學奚以哉

答徐仲雲

問鄙性粗直向謂天性固然率性倘無甚害近
見師門抑抑真是三代威儀今欲變化氣質不
至做作格式從何而入又云騰冒昧負笈來遊
似有上進之志適聞師云魯肅再見呂蒙後謂
非復吳下阿蒙意謂士志學從師及遊諸名勝
後另作一番人物方有益念騰生四十餘歲志
學二十年亦嘗兩謁函丈看來還是舊時人敢
問作何工夫方見有益

學以變化氣質為急凡見謂好而却自疑沮不即
從之者還是無真心還是怠惰若中心真以為好
未有不即變化而肯安於舊習之不好者格式從
入隨人立志今云欲變化氣質則即此欲變化一

念就是格式就是從入循此一念焉有不變化之
理且凡不由真心出于假意為之者名曰做作若
果真心求變化正所謂沉潛剛克高明柔克者也
可得以做作目之蓋古之戰兢惕厲至有特立獨
行舉世非之不顧者于今但仰其為聖賢誰謂為
做作乎又况此等做作本非不好物事即謂之做
作何害且吾人習染已深即不做作只可謂之隨
俗求免鄉人之議而已安在其為率性也後條所
云另作一番人物亦即此變化之謂舍此別無求
益之方矣

問向因讀論語齊景公伯夷叔齊章悟得人生
一世功名富貴過去無存惟道德垂世不朽遂
妄意聖賢之學昨舉似師云有志但發心在為
名似非吾人性體不容自己之真第理境精微
性天渺漠探之一時難入敢問只在躬行着力
亦可不作三代以下人物否

三代以上人物只是躬行後世遠讓三代者正坐
不躬行而徒言之弊今云只在躬行着力審如是

是真聖賢學術也又何憂理境性天之難入乎且
理吾心之理性天吾心之性天吾誠肫肫懇懇明
明白白專務躬行不以一毫世俗名利雜之則肫
懇明白之理即理之精微肫懇明白之性天即性
天之渺漠時時如此時時精渺而乃云探之難入
豈欲求諸玄虛之鄉乎吾慮躬行不着力之不暇
暇慮精微渺漠哉

答弟化鯨

問蔡虛齋謂用私用術終無人不識終無人不
知此二句若出於為人固非君子學以為己之
意弟以為初學不可無此工夫必有畏人知之
意自不敢行私行術久久自化即孟子所謂強
恕而行何如

學問論生熟則可若起頭便須真真為己方是實
學不然只是假如何算得

問虛齋云律身嚴與人忠素行孚狡童弟以為
學問必素行孚狡童為得然其功必於良知無
一念自欺無一事不實而狡童孚否可以驗良

知之實否何如

良知合內外通人已原無欺原無不實致之則學問之功畢矣然亦只求自慊而已外面孚不孚無論也

問虛齋云樂莫樂于日休憂莫憂于多求日休與多求相反去此多求自然日休人之所以不得為聖為賢病痛全在多求上何如

見得分明如此何憂吾弟之不聖賢哉勉之勉之誠諸其身斯可矣

問虛齋云心氣常順百病自遜弟以為養身即養德身養得十分德亦進十分何如

看得是虛齋正指養德言蓋學問原只以養德為主養身在其中矣非二事

問虛齋云心術要正大舉動要光明弟以為心術不正大舉動不光明者正以其用私行術也正大光明之功即莫用半點私半點術何如

只照良知不自欺用工看光明正大不大抵吾人為學只求諸心一條是正路少馳于外便有為名

為利之病細體之自見予嘗妄意此學粗知向方
每愧吾弟不肯留心於此今此數條所見即不甚
遠予甚慊然義理無窮躬行為是願共勉之無負
此生

問歷覽所誨數條大意只是良知不自欺暨看
老師小記至道理只是日用常行條弟遂忻然
自任以為道理不難可學而至及用工與夫反
觀實難方用工不自欺而念頭行事又不覺蹈
于自欺不惟念頭雖行過事自反已非自欺及
一二日後自反還是自欺何也敢問不自欺之
工何如

只肯用工反觀就是不欺知蹈于自欺即是不欺
久則熟而純矣大都學問元是日進的元是日有
所見的只如此學去即是不自欺之工不須又求
一方是騎驢覓驢也

問老師云耻說仁義只是勝心流為無志前日
弟自會中來有友以道學名之者弟不敢任及
看此段可見還是無志夫子當時恥狂者亦是

取其志而已必有狂者之志然後可與入聖何
如

最是最是最要立志學問只是覺得是就為覺得
不是就不為若過求却是功效心

問老師云心地須常教舒暢歡悅弟以為必須
收放心使此心常存應事接物審察理欲內外
交養靜亦靜動亦靜物自不能撓亂而心始能
舒暢歡悅何如

大意俱是只常常的存心自然舒暢歡悅蓋心無邪
私廓然怡然何舒暢歡悅如之然與世俗舒暢歡
悅異又不可不辨此三條比前較精切足見吾弟
用心勉之不患不到佳處

讀參元三語臆言

心一而已故云獨萬物皆備于我故云獨兢兢業
業無志無助是之謂慎

飲食入口便知味知行合一也

千聖傳心之要只是一箇微字今用功不起意見
不落有我不識不知何微如之是謂道心

此心昧處多是私意搜尋私意良心自見
動靜者時也良心無動靜也

今多過動昧其真心能節其過何失之有故曰以
約失之者鮮矣

天理人欲甚精微今放過影過混過多矣宜猛省
發皆中節心體原未發也是真樂也

私欲無有不自知者但知而不致昧其本體多矣
以不了了之可為經營過慮者藥石

作守令之道只要以愛民為主

古人琴瑟簡編莫非是學校築魚鹽莫非作聖之
地只是存心如歌詩心地光淨一聲歌出只是
此一聲何等自慊若別有思慮便不舒暢便聲
音亦拘緩即此便可驗之

今只要立定此念一定在此儘已力量自反自修
遇人講論時虚心平氣

以善服人尚不可况未善而責人乎

凡事必有宗盟事乃有濟且如會日衆所推遜者
未至則此日友朋只成聚訟便無整肅雅飭意

此近翁所以有取于門人事有若之事也

看書及聞師友言就要反到自已身上尋箇對證

依方修服方是實學

人之一心真誠惻怛為仁此是本體即是全體凡

發念應感處不論大小輕重即此全體發見蓋

一端即統體也

聞陳司敗議其黨自以為幸此是孔子好學處氣

象心術何等平易何等真實何等廣大如今被

人規過便求解脫且不論其過只解脫便是最

惡的念頭便不是真切好學與孔子氣象心術

奚啻萬里

不由真心之端而別為功利之緒此真異端也

學者總說習氣總說稟賦便是無志至於橫逆報

施總說有激總說相稱便是欺心此但可以恕

人自修者宜痛省猛克也此正今日切要之功

見人講論定要出已見說向前一步此是粗心浮

氣若反到自身上尋證修服方是為學

天地不息於誠故浮雲不為礙過化矣今未能乾

乾不息于誠則所存不神便有許多私意憧憧
戚戚如何得過化如何得與天地同流

今日用只取善是真工夫是全吾乍見良心其有
與善心相背馳者亦要體悉人情不可作惡自
作作惡以生鄙吝

只儘力負擔起不肯延捱方成學問若坐守閑說
不着肩何云躬行何以謂之學

閔道溪集臆言

孔子言學即是大學明明德于天下之學謂為達
已達人非謬觀下文朋來之樂不知不愠可知
已曰時習者學無間斷之謂如湯之日新又新
乾之自強不息所謂須臾不可離無終食之間
違仁造次必于是顛沛必于是雖之夷狄不可
棄也者而生生之易隨時變易順通于所感正
所謂學也如必曰時即聖時之時時習謂習乎
聖時則當云學時而習之矣得無亦好奇之過
乎

獨即是知元與虞庭惟一孔子一貫之一同但謂

慎獨與致知不同工夫有先後則不敢從耳
性只一性知性則知天尚非盡耶豈容分得先後
中者性也人皆有之何論福分不厭不倦人皆可
為何論福分

不貳過正是好學非是既好學了然後能過不貳
審如是則所好者何學耶

孔子之學其初就在仁合下只是一貫非特積久
而始一而始叫出仁字來也

孔門學問只是求仁志便是志此仁仕便是達此
仁浮雲富貴處一化齊終身無頃刻肯違這個
故明明德于天下而謂之大學

善緣功德報答等皆釋氏之流弊也可稱述乎
呼吸一氣有往來而無差殊復垢亦若是也

近溪說出啞啼一聲不若孟子赤子之心之言為
雅

分析支離矣心也精也神也聖也一而已矣

通章分析支離齊治均平就是格致誠正非有二
心非有兩事而曰自某出之則是二之也欠精

一矣

說箇時字就是天命之性說箇性字就是時字不
俟湊泊幫助而始全故五十知天命非少時也
天命即時也動靜不失其時非遺性命也時即
性命也

知愛知敬是知愛敬就是能天下豈有既愛親敬
長了而不謂之能乎亦豈有止曉得愛敬而遂
可謂之知乎

形色天性謂形色即天性也非謂有箇天性又有
一箇形色為之生化呈露也呼吸往來視聽起
居莫非形色莫非天性也

既云赤子之心渾乎其天是有善無不善矣却乃
云無善無不善而實無不善不亦自相矛盾耶
所謂繼之者善成之者性豈若是混耶

天命原只是善

孟子曰仁人心也言仁即是心心即是仁非有二
也程子云義禮智信皆仁也隨出異名總是一
仁仁則只是此心而曰心視仁義等宏且深不

亦鑿乎

本來面目先正借以明良知面目即良知也若近溪云云則良知又有箇面目矣似失之鑿且何必究論此等處况四字又出釋子語乎此葛藤何時是斷絕期耶

孔子開口便只說謹言慎行孟子開口便只說孝弟忠信此非當下耶只在當下亦釋氏語

目視耳聽天明天聰形色天性原無二致只有所使之則是天性使耳目矣有是理乎審如是孟子何以不曰形色本乎天性下句又何不言盡性而只云踐形耶

心耳目一體而有小大耳非截然可分為兩件也究悉名言詢求哲士體察沉潛默識心通四句是近溪指示出知性工夫來若上智的人自知性為本體性即知知即工夫矣

二乘不足深辨然謂坐入靜定一念不起亦足惑人程子所謂必欲為槁木死灰除是死也彼靜定者持身靜耳念豈能無

靈妙即是心心本生生也而曰心本不生曰以靈
妙而生則心為死物靈又是靈心又是心矣有
是理哉

我也身也誠也恕也仁也皆心也萬物皆心也故
孟子首句說我不說身次說身不說我其說誠
說恕說仁又各不相湊搭而皆不言心則莫非
心也况口耳目乎可以識一貫之學矣

身自備萬物萬物皆是身生來本如此無初既之
別

反身就是達天蓋誠者天之道也反身誠之者也
非外反身而又有達天之功也

乾乾即是本體不然做工夫者誰乎性性即是工
夫不然體段或幾乎息矣乾乾性性豈有異耶

已千錄

人須有舍生取義的志氣方能作聖乞人且能之
况君子乎

夜氣即是良心良心即是仁義仁義即是好惡好
惡即是情即是才

觀孔子沒一節子貢游夏輩視曾子江漢秋陽之
論孰為得可見學人者只在本源澄澈不在言
語氣象上摹倣

夫子無可無不可便是無意必固我此意必固我
乃道理上有執著所謂理障如夷之清惠之和
者是也豈常人所可語哉

色取仁而行違者色取仁而行違道干譽之事與
質直好義正相反鄉原之學也

不遷不貳正是好學非由好學而後能不遷不貳
之謂也

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又曰自古皆有死民無
信不立孟子曰天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
命也又曰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也義命
信道皆生人之性也一也不生而存不死而亡
壽不得加天不得損者也聞道則生可也死亦
可也壽可也夭亦可也生與道俱沒與道游故
食不足以易信生不足以奪義無它見之定故
耳苟不聞道則窮通得喪毀譽榮辱且有不勝

其疑懼者况死生乎故學不聞道生亦罔生死亦徒死焉能為有無耶

吾道只是一箇端異乎此端者便謂之異端

夫子說道之不行而曰智愚正見知就是行說道之不明而曰賢不肖正見行就是知

天壽一般原非二樣譬之晝夜然天如夏之夜冬之日短者奚以損奚以悲壽如冬之夜夏之日長者奚以加奚以喜是謂天壽不貳特人看做

有感無感皆是感有應無應皆是應以性體之無息也君子無時不學學即本體也

萬物皆我之用知我為主均是用矣無二無萬不知為不知是知指明處不指照處

問此心之靜有不易者曰即此知不易靜之一知即本靜之神即此欲靜之一欲即不靜之故

心無出入如何收如何放須實體乃見

論事引古法語之言也人多易從

學不求諸心開口便是病

上古無機變之習無多欲之慕亦無所謂知饑食
渴飲惟率其所覺而為之即今赤子之知可驗
也孔曰無知文曰不識不知是已虛靈之體不
分知行

吾身親見仕即學不願膏梁文繡學即仕
但毋自欺則誠者固有者也

幼子常示無誑便是教以聖人事古有胎教養聖
胎也

此心此性此學與天地萬物一體何大如之故曰
從大體

天下國家身心意知曰物致誠正修齊治平曰事
即感而言曰物即應而言曰事有物必有事有
事必有物亦一時見
感必有物應則為事

推其末以原其本則曰先後究用功實地則曰在
非不行也但不知只是實行故曰道其不行矣夫
君子之學只是知命故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命
在我者不失已也窮通順逆奉天隨遇是已

人常言事不如意云云不如意以有意也苟無欲以起將迎之意又何如不如之可言哉

應天下之務成天下之亶亶與人大家同做譬百骸各効其能共成一身之用也

言語必信是由仁義行正行便是行仁義矣哭死而哀是由仁義行為生者便是行仁義矣由仁義行是集義行仁義是義襲此王霸之辨學術差別之大關口非細故也

戒之為言最為入道之首而進德之先其所持守雖至道明德立亦不可緩於乎暗室屋漏上帝照臨不自戒嚴神且陰殛縱不為善謀將不為禍恐邪一息尚存戒之戒之

源頭既濬流出自清指南定向適國坦途所知所行自始至終曰窮用功也行無不足曰盡功足也已造其極曰至復舊也其實一而非三而又三而不混

事物之來遊塵過目無非我之所在而無一塵之可我

領惡全好率吾身之惡歸于善率不善之人盡歸于善非彰善瘴惡之謂也

聖不可知謂我不可加知非人不能知也

反身而誠行無不慊于心

修己即是行道不可分修己行道為二途而以行道為出仕也

從心所欲應用無方如鳥飛寥空何迹可涉因叩而鳴該括無遺如風吹萬竅何瑕何摘

人以遲暮自棄不能勵朝聞道夕死之志如衛武之求警于國豈不深可患邪

不計功不謀利只在心性上用功即是聖學

我者吾之形吾者我之神予則我之遜詞己則吾之真機己兼形骸而指其機機脫形骸而指其念幾則動而未形己則動而成象者也

凡人做一事做到足色處便謂之聖

隨它風浪大我只不開船可以為遭侮受激者之藥

來多去多惹些風波來少去少省些煩惱可以為

困乏無求者之慰

操心謝俗之法有志者當隨事自得

世徒見聖人無不知能遂安心以為不可幾及豈知皆自好問中得來是故好察好問者大舜也三吐三握者周公也尼父每事必問顏淵問寡不能書不云乎好問則裕自用則小

古人之學日聞所未聞不見已有勝人處終身只求盡所未盡不見已有可取處是故聞猶龍郊襄萇弘則必師居深山河濱雷澤則必取善言善行故尼父一則曰無知一則曰未之有得而古今贊舜惟曰舍已從人吾人視舜孔如何可自滿乎

人要常把古人相較量使知激昂若只覩着眼前鄉人自謂不已若便是無志便自小了

凡終日混混營營不思人之所以為人之道謂何只是空過了一日孟子曰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幾希敏可深省

既知向學須出頭承當庶不替私欲開躲閃門

人苟有志于學便要明白從一條路不必畏人指
摘且可藉以遷善只恁躔兩家船不得

孟子言人能克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此
最是為學切要處於此肯克方可言學

學在自憊然必須頭腦明始不錯不然未有不以
意所便安處為憊者質先覺味古訓求明頭腦
之要訣也然須立志志須要真

宗族鄉黨之間可以驗學孔子大聖人也恂恂似
不能言引伸觸類義理不可勝用此處稍忽所

學安在

學必心一而無雜功專而無間然後成章而始有
立德之基否則難乎有成矣

人心元是豫悅和樂的若厭煩憂苦全是私欲為
崇故必掃除廓清復吾心體使之常常豫悅和
樂而後可

每日時時檢察吾心果在否務令常在不致放逸
而後於所以異於禽獸幾希者為無忝

今日始學須要操心謝俗或近師友日日觀摩或

親經籍時時體貼或靜坐以凝慮或遠游以洗
心方便多端試請自擇若僅僅傍戶倚門泛泛
隨流逐浪飄飄捕風捉影悠悠一暴十寒則隙
駒易過玄珠難得空願何補竟虛此生矣

陳實夫一日意欲出門因書尔出幹甚緊要事七
字於門頂是後睹之自無出門之意念此家傑
之士便有這等見識便有這等方法似此用功
决無有不上進者愚三復其言為之歎在

吾人須是朴实頭做的去始是實學若覺的是如
此只管講說却不躬行豈不落在空言窠臼當
以為戒

安分工夫近益體得是為學要法中庸謂素其位
而行孟子謂禹稷顏子曾子子思易地皆然正
以此也盖尋常說為學說工夫無所爬攀惟拈
起箇分字來便無論大小貴賤皆有見在可做
的工夫學問始不涉玄虛此心寬平廣大無可
歆羨怨尤自然而日游于太和熙皞之天柰世
之學者視此兩字為常談俚語置而不講固宜

其希高慕外擾擾憧憧不見心體之真境而學者
者蝟起聖者麟出也

學者皆謂富貴安逸是福貧賤拂逆便不是福殊
未盡福字精旨記曰知福者順也蓋心地順遂
無懼無憂之謂貧賤拂逆富貴安逸只是所遇
如寒暑晝夜交代乎前吾性元不以是有加損
是故富貴不淫是富貴者福貧賤不移是貧賤
者福在昔舜禹身為天子有而不與孔顏簞瓢
疏水樂在其中而富貴貧賤夷狄患難中庸樂
謂之自得如此方是人各享其福

有慨終年為學不見長進者余曰湏是真精神透
露湏是見聞卜度與一切愛護難割者通放下
否則終其身恐只如此奚翅終年且種種不欲
與世情違乃求長進乎

非大開心目者不足以語此學

昨一謙姪自述有病徒飲食為無所用功余曰學
問之功無時可間養病有養病之功飲食有飲
食之功隨宜調治不起怨尤此養病功也入口

知味畧無揀擇此飲食功也何者非學而云無所用功乎

昨得二友書看來亦與謙姪所見同孟子必有事焉一句不可不細玩不然未有不待四停八穩而後學者審如是終身不成片段矣書以自警陳瓚家貧年逾九十猶勤筆研人憂其衣食不足答曰瓚賢能不及顏子而祿壽過之何患貧也嗟乎瓚以志貧勤學為時所重假令專心聖學不更自得乎

昨見謙姪讀孟子欲惡有甚于生死等句因思吾人須辨得此處明白方可言學乃今外物之可欲有輕于生者尚戀戀難割可惡有輕於死者且悠悠難斷此等襟期學何緣進

吾今日肯把心之存否視若軀命之死生乎則志向有不真德業有不成者否矣

須常養得愛人之心隨在活潑始得若口說能愛心曲猶不免有揀擇在非真能愛人者也

不用功時我雖陷在大惡中亦不肯自惡才舉足

入會便於人之小過亦不肯恕甚者令人都要
絕他使無所容此非吾師家法也語不云乎君
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

嘉靖甲子歲曾夢與友人書扇自為七言律詩一
首當時未習為詩既寤尚能全誦夢中句心頗
異之迨旦止記首句云翠竹麒麟錦馬敲又三
年為丙寅西川先生側偶述請正意先生必有
妙解先生但曰夢也音旨嚴重鯉於言下有悟
蓋心體未明晝已屬夢而又夢中說夢且欲求
解於不可知之鄉宜先生之不我與也自後有
夢亦不復識

學問有得氣象自別昔象山先生一接傳志瞭深
訝面目殊常扣之果夜來有悟于仁體孟我疆
見道分明往知昌黎縣入覲從衆見楚侗耿公
公於稠衆中獨抗手揖我疆留曰君何氣象之
超群乎因叩其學大稱賞遂與定交

曹克統問惟在我有所欲斯人得以欲誘若無欲
則無間可入而俯仰屈伸無不自如矣曰是

又問聖人之心只是與人為善若見人有機穽之
入而不為之指津避險是為不仁故曰教人為
善是自已為善曰是

孟雲浦先生集卷七終

孟雲浦先生集卷八

賦

擬大祀 山陵賦

惟 皇帝御極于茲八年南郊東藉大禮並舉物
阜民安自嘉邕遂乃履雨露興怵惕爰 詔禮臣
議制宗祝諏日 躬祀 山陵神人允輯臣以
聖天子至仁達孝乎幽格遐所宣示元元垂教
萬世不可無述也 聖皇受命配天光宅靈圖誕
膺洪筭永錫國祚咸昌之候運逢熙洽之葉物和

時豐八年一日而又至性天成穆然玄默翊護育
神澄心清魄祗若斐斐視膳無斁秉虔于郊體勤
于籍萬國騰懽八荒允協乃睠 九陵兢馬怵惕
於是歷吉日協靈辰奉 兩宮驅萬乘張鳳葆設
覲旌鳴鑿大輅步輦乘茵蒼螭素虬霧集而雲合
翠蓋綃紈燭電而流星辭閭闔歷城闈玉車臨夫
高衍金根俯乎嶸嶸動朱輪則織埃絕飄輕愜則
微風生迤麗昌平之坂駐蹕拱華之城離宮相屬
別殿錯管玉戶金鋪蕙帳蘭楹肅乎太乙齋乎陽

靈瞻

九陵之如在痛夙殞乎靈根篤孝思于罔

極聿追承乎宗枋精禋兮奏格盛服兮齋明奠秬
鬯兮泔淡薦五犧兮三牲蟠燔炭兮將椒糝盛玉
帛兮潔粢粢禮始兮觀盥樂陳兮歌笙黍稷兮既
潔明德兮惟馨觀天顏兮慘怛瞻 慈容兮淒零
后妃恭兮懿穆嬪御濟兮環珮森相辟公兮旅獻
列奉璋兮執駿奔禮文兮咸秩孝享兮功成於是
旭日辨色祥宇廓清奎緯猶燦卿雲載呈 皇帝
乃降璇席陟平丘捨玉輅沫方舟渺渺兮搖拽綿

綿兮紆游桂權兮千鷁蘭棹兮萬艘駕鼉鼉兮瀛
海驅龍蜃兮安流當斯時也宇宙澄寂八風不揚
麗辰容與化日舒長居靡都市人無賤良長幼側
肩而躡踵士女雜還而相將候歸舳于春渚忻怵
舞乎八方載歌載沫于衢于康謂尊養媿隆於虞
帝而繼述追蹤于周王遐哉邈乎盛德大業不可
及矣敢作頌曰粵天壽之嶄崿兮峙燕冀而獨崇
左太行而右滄海兮蓋王氣其所鍾昔 文皇定
鼎于茲土兮並金陵以為隆更 長 獻而 永

昭兮咸埋玉乎其中閱十葉之延祚兮流休光
而垂鴻絜登三而咸五兮陋西峙與東封獨瞻依
夫丘寢兮乃悽愴于神衷廓心源於令典兮俾垂
裕于永終肆 聖皇之大孝兮標九嶷而隆從洽
覃恩于四海兮弥寰宇其春融餘波流于四裔兮
盡萬國而攸同歷億萬斯其年世兮歌壽考其無
窮

吟

心吟贈我疆先生 有引

曩隆慶己巳晤先生於太學先生見道分明其
論心也曰無方無體凡耳目視聽一切應感皆
心也指腔子內為言者是血肉之軀非靈妙之
天君矣論未發之中不外發而中節之和其言
曰動靜者所感之時也發也而本然之體無分
於動靜也是故睹而不落于睹不睹也是謂真
睹聞而不落于聞不聞也是謂真聞真聞真睹
是謂發而中節之和
不睹不聞非所謂未發之
中天下之大本乎未發之中即心之本體也凡
所論說莫不通透迨庚午辛未聯第用此學治
昌黎迄今有聲別後數數寄余書相勉以學客
歲余計偕北上謂先生官廷評可聚首印心也
而先生業轉兵部尚書郎 特勅駐山海矣余
因偕陝州王幼真造訪相與劇談旬餘先生熟
視我心行見病狹小也則謂之曰學貴大成要
以孔孟為範區區謹守豈鄒魯家法邪宣聖不
得中行則取狂狷而不及謹厚之士何也復以
詩贈有天與良知元妙用人因執着碍圓明之

句蓋礙余也余時次韻而別別甫半載大道有
吟氣志有說兩端有解以至鎖鑰攻守之喻不
一而足俛仰宇宙孰有愛我之深望我之切如
先生者乎邨中無事感今憶昔敬撫次教語為
心吟用識相與之雅云

吾人一心妙通萬類至虛至靈無方無位目視耳
聽各有職司心如元氣流貫四時感而遂通睹聞
不落真睹真聞本體自若是中節和即未發中萬
象皆有太虛常空戒懼存存時謂慎獨致乃中和

藹藹位育詎云論効祇完此心欄柄由我大地黃
金在昔已已陪君太學我寔後進君為先覺此心
之體未發之中諄諄向我期我融通數載而來或
聚或散散則馳書聚則志倦比於關海再荷班荆
慨我狹小而示大成回首賡和別又數月喻解說
吟時勤開發俯仰宇內生我者親君今成我二義
實均感而作歌勉克吾隘求不負君月征日邁

詩

懷幼真

憶別與君約七日抵吾廬如何七日過不見西來
車慈闈應戀汝六日暫留居即令七日發遇雨當
趁起不審果行邁今猶難絕裾嗟我悠悠子夾持
全賴渠茲方十日別真若三秋餘夜夢游洛下逆
旅同居諸問君幾日至君曰今到且笑語宛平日
普光亦看余相談時頗久寤後自如如普光幼真僕名

題楊太史復所請告還惠州卷

楊雄富文翰妙譽馳九區藻思麗金釵玄袖握明
珠矯翮起南溟扶搖漸天衢虎觀儲群彥鷹揚爾
獨殊芳風振流響大雅還淳初羅浮忽入夢飄爾
戒征車蓋臣心魏闕戀戀豈江湖古來台鼎器勳
業屬鴻儒卓哉江門叟心源溯魯洙羨君同梓里
羨墻儼樞趨勿以肩鉅難真性諒不渝勿以萬里
遙康莊逞名駒夙昔推公輔遭際正黃虞勗哉凌
霄羽一舉弘曠圖

贈董巢雄同年以諫言謫官

總是憂危意誰分獻替臣祗慚隨馬仗寧憚逆龍
鱗雨露知猶厚風霜且自辛錙壇今寂寞何用惜

吾身

四海謳歌日九重汗馬勞孤臣懷霰集雅志願弓
張不作玉階碎還聞疆項褒竿頭猶百尺東望首
頻搔

題節婦葉母卷

葉氏有賢母孀閨三十春奉姑曹令女課子孟芳
鄰越月隨機杼熊丸共夕晨貞心凌素雪苦節照
蒼旻堪慰良人死獨全為婦倫豈徒明壺則還可
教忠臣千古欽高義女中識鳳麟

別空谷趙先生

悵仰高踪亦許時春風遼海共天涯魯陽應有揮
戈日衛武還瞻咏竹詩半世探珠曾巨浪十年索
玉見名岐那知後會論心地把手相看月上遲
職方我疆先生奉命駐海關余往訪之留
談旬餘暇日觀海用陽明先生韻

茫茫欲問海東津一駐山關便浹旬擬汎星槎同
漢使翻憐秦世隔僊人登樓不盡天邊興彼岸還
尋箇裏真吾與亭前生意滿歸來吟咏舞雩春公

署後圃有吾與亭

海門一望接天津山甫欽承 帝命旬坐使波清
澄石甲閑聽潮響泣鮫入天連島嶼俱堪畫蜃聚
樓臺總似真 聖代北門無一事萊公到處有陽
春

次我疆先生韻言別

松月亭前憶舊盟時聞關上鳥聲清九重軫念河
山險四海論文兄弟情我以偏枯成障礙君從渾
雅出精明臨歧不盡殷勤意悵望郊原綠草生

耕藉田

春藹膏原農事催煌煌鑾輅撫玄臺從知萬姓終
千畝共羨三推動九垓翠幙瑞迎羲日近青壇祥
並舜雲廻小臣媿乏安仁賦長願 君王念草萊

送姜仲文同年使金陵

春風冉冉拂行旌送爾星輶下石城五色文章歸
雋望百年道誼結新盟趨庭但喜王程便題柱那
因畫錦榮此去懸知詩禮問薛王心印更須傾
蚤從粉署通仙籍乘輿南遊賦兩都萬里鄉心瞻

北固三春詩景及東吳莫憐雛鳳歸丹穴共羨搏
鵬起壯圖想像秋風飄桂日相隨整珮逐晨趨

送崑山李年伯

因尋桃杏來天上却為松筠憶故山驛路鶯花迎
祖帳 清朝簪綬映斑斕鄴侯名在神仙籍令伯
心存孝友間嘯傲五湖烟月裏何妨鐘鼎寄身閑

題松菴逸叟卷

疊山相對一茆堂門外高松百尺長石澗寒流江
雪暮林陰垂鳶午雲涼陶弘未擬空音響孫綽終
看具棟梁秦代封禪何足論清風一枕見羲皇

別徐友

鄆縣英豪徐仲雲屨筮千里度伊瀆昨來暑雨光
陳榻此去秋風扇楚氛函谷兩投何所見青箱盈
袞詎無聞向平玄晏非君志握手相期共惜分

東去鵬程萬里雲馬蹄飛遞大河濱趨闈第欲披
親喜題柱邠容綴世氛得所以然成主宰到無忘
處覓真聞它年再弄關山月應笑人間爾我分

芳郊逸驥共秋雲一闋離歌響澗濱艸色鳴臺盈

綠蟻曦光折柳爛秋氛人生百機渾如寄斯道幾
希貴有聞吾輩誰同鄒季者臨岐可嘆箏弦分
秦謳忽漫止流雲送爾文輶下汝濱敢許一真捐
影射寧誇五色鬪塵氛世儒呶辨非吾事古聖的
傳可孰聞明日函關臺上望青雲洛口馬頭分
同年高環漳詩來相慰和以復之

當年壁水共風流別袂于今二十秋經濟我慙長
袖舞圖書君喜一囊收幾從劒氣尋真侶還對月

傍舊洲世事浮沉看過鳥好乘雪夜放王舟

嵩河歸卧曉雲流千里琅函碧樹秋豈有擊車天
子異可堪雕玉露囊收竹山已闢羊裘徑鏡水還

尋鷗鷺洲衮職夔龍廊廟在江湖自古任漁舟

附環漳詩 魯近微垣第一流錦囊縱與碧山
秋爽扶日月先臣在涕哭乾坤我輩收四海有
聲關廟社千年吾道屬滄洲懸知衮職須山
甫蚤晚天迴江漢舟

壽許太翁太母

耦耕投老鹿門遊近水香飄杜若洲並蒂紫芝開
玉圃聯翩玄鶴下丹丘霞杯色映江雲濕島樹烟
隨海月浮青瑣僊郎擁傳日黃綸綵服對添籌

題大蜀彭年丈梅畫

美爾丹砂質常能傲雪開欣然題短句誰作杏花
猜紅梅

素練繁誰掃一枝玉雪骨衆芳搖落盡東閣見孤
發白梅

勉一講姪

從今便立志打起真精神半世雖然過還成半世
人

學海終歸海為堯即是堯試看幽谷鳥翩翩喜遷
喬

送陳蓮幕解官歸登州

曲澗飛雲映曉暉東垣仙尉掛冠歸懸魚三載成
何事千里清風捲葛衣

祖帳郊門感慨歌蕭蕭行李出關河得歸共道身
多病海嶠猶堪採菊莎

棄官歸去卧之呆洛水函雲六月秋相送莫憐清
吏苦齊東海上有閑鷗之呆登州山名

使君東去一身輕萬姓關前淚若傾苦別不愁相

繼者只愁相繼使君清

夏日永寧吉生來學詩以勉之

負笈踰躔冒暑行
函關誰復漢劉生
試看洛水澄
新月還悟當年瓦竹聲

兩旬內吉生來而去去而復來又復去也用

前韻

南去北來覓路行
却教岐處泣楊生
只今肯信長
安道何地清陰不友聲

淮南元宵遇馬長卿節推

雪滿江淮燈滿城
逢君意氣便為傾
那知媿媿
宵話不似人間賞玩情

燕月同遊又八年
抵今相見更相憐
丈夫事業掀
天地莫負山陽一夜筵

城北小園

蘿洞陰陰綠樹繁
傍崖圓轉十三門
此中桃杏桑
麻遍誰信郊坰有武源

山外郁椒聳黛屏
柳堤堤下水冷冷
况兼北望橫
雲嶠便欲從今結草亭

借萬汝仁安良弼步出北門坐余小圃

三畝荒園五柳墻北枝山鵲噪斜陽因逢好友臨

金水共座蘆花嘆卜商汝仁有子夏入見出見之慨故云

樹底交流隔翠微偶同郊外扣柴扉層陰久坐陪

清話但見閑雲帶日飛

永寧新立講學會陳汝時詩以招之次韻却

答

二十餘年別洛下何期此日鴈書裁論心况復興

多士吾道逢君已漸開

弱冠韋弦已愛佩抵今猶自不知裁秋深縱渡

陵水却愧無匙待鎖開

附汝時詩 吾黨幾多狂簡士懸懸端望我君裁孔車不阻崎嶇路洛水金山笑口開

同楊德潤遊嵩少

三月三花映紫谷我来逢雨少林宿攜囊迤邐衝

雲去踏遍高峰三十六

嵩嶽巍峩靈秀繁兩程申甫照乾坤如今二室仍

相望獨有秦槐漢栢尊

面壁人還此地鳴嶺松菴上亂雲生箇中不悟西

來意真是磨甄望鏡成

石室挿天鎮兩河白驢閑跨任高歌吾儒自有明
心訣誰更禪門浪問魔

盧巖瀑布掛春風路入嵩陽嶽廟東無那探竒輸
二客崎嶇陰雨晚山中

孤寺深巖萬木叢飛泉瀝瀝響天風可憐今夜眠
珠殿不是三緣了未空

次日平明出疊峰晴天曉逕馬從容道人未解貪
光景徒有洗心意正濃

雨霽登臨眼更開大行遙望抱金臺西天渺渺蒼
烟裏伊洛搖光日下來

夏縣王克允幼出家濟源遷沔明岐黃術又
十餘年而慕聖人之學為賦四絕

沔池覓得昆明傳曾到濟源浪學僊今日柴門連
雪立與君共誦說書篇

月橫沔上印前川汾水凍溪一派懸君欲求之伊
洛際蒼茫本自靜涓涓

聖學之功要識仁一圓靈藥九區春也知異業元

同道切脉何如乍見真
半月依依頗認真俗儒門面笑多人西歸試向吾
徒說絲點安排總未仁

病中習靜

靜室焚香理病身琴書手卷日相親胸中自覺無
他物但聽啼禽報蚤春

養德從來即養身如今二豎苦相親操存未到和
平地漫說官中六六春

孟雲浦先生集卷八終

孟雲浦先生集附錄

明理學雲浦孟公墓誌銘

虞城楊東明撰

余年友雲浦孟公卒遺孤一誠走使弟化鯨具行
略楊甥玉潤具行狀屬余為誌公名世大賢一旦
棄人間世此乾坤氣運所關匪細故也余方擗踊
慟悼之不暇何能搦管抽思為誌哉獨念余辱附
同心公之隱德有家人弟子未及知而余獨知者
又安忍禁瓦缶之鳴不令盛德光昭於永永哉按
狀公諱化鯨字叔龍別號雲浦家世陝西郃陽人

洪武初祖諱好古者偕從兄好義好德好然徙新安家焉高祖真生聰聰生倫倫生三子曰秋曰夏曰仲秋即公父贈南戶部主事配衛氏封太安人以嘉靖二十四年閏正月二十四日生公公生有異質讀書一目輒不忘少為邑庠弟子員居嘗默然循省謂舉子業不足盡人也乙丑始拜西川先生門下讀其擬學小記諸書欣然有當于心凡先生片言隻字罔不籍記佩服久之幡然解悟吟弄而歸創文峯會講興起斯文遠近趨門墻受業者甚衆西川先生曰吾道大明于西方蓋喜公之能承其志也已巳膺 恩選癸酉領鄉薦庚辰成進士同年友有連名呈請坊價者公曰優士厚典而求得之可乎不列名識者已知公非常品矣辛巳除授南戶部主事尋丁外艱遵禮守制酌古準俗皆可為後人法癸未建兩賢祠設西川方山二先生位率諸生展拜日講學其中尋以服闋北上復除戶部主事領河西鈔關已而直隸山東饑公以望奉 命往賑之全活以百萬計公自是譽望日

隆廟堂推重尋轉吏部主事歷官選司郎中公堂
選裁奔競拔淹滯胥吏積弊搜剔殆盡往者遷除
方面重臣先關白政府公以用人取自
上裁遇缺輒具名疏請不為白政府以公大賢亦
不以往例束之舊凡大選中貴巨璫輒請託罔利
率為常事公毫無所徇於是中貴人側目視公日
欲伺間隙中之矣前諫臣可菴張公棟以建言奉
爵時論韙之而弗敢用也公曰薦賢為國利害何
計疏上遂大忤

上意闔司被譴公意氣自若徐理案牘付典守葛
巾野服飄然跨蹇歸去山居習靜即大貴人可仰
而不可得即聯屬舊同志日講學二賢祠中陝沔
水廬汝濱光羅間翕然風動負笈至者數百人公
為僦民間舍居之日與討論刮剝無少倦丙申余
遊關中道新安拜二賢祠坐諸士下風而座中若
長若少若儒紳韋布士濟濟然和秩秩然序僂僂
然質疑問難少頃歌韻洋洋響徹洛澗之濱猗與
盛哉有友揭中行章為問余曰中行非絕德也日

用間一點良知恰當處即是矣人自中行論甚狂
猶公曰然哉堯舜執中用中亦只些子伎倆更無
別法信得及便知人皆可為堯舜只是成就自家
物事無俟遠求余復設難曰堯舜大聖人也吾儕
當下反觀用何抵當而猥云可為不亦過乎公曰
我以無堯舜者抵堯舜夫良知無知也無知乃無
不知存此是為未發之中措之即為中行之士此
人心虛體萬化根源學者須宜理會一時友朋聞
之多有省云比余關中還復詣公寓請益公出所
著易訓示余大都以心體立說與程朱訓異余讀
而訝之公曰易萬古心學之源也而觀象玩占淺
孰甚焉故謬歸諸心俾學道者知所原本云余乃
益嘆公精心卓詣非淺淺可窺千古絕學方有深
賴乃一疾竟不起焉豈天之將喪斯文歟何奪公
之速也公制行謹嚴取予尤慎自 恩選鄉舉輒
辭常例不受迨署銀庫榷鈔關典銓衡靡匪利藪
而所至輒有廉聲家食數年力絕餽遺有以苦節
病之者曰第見世儒利心不下吾不敢踰之耳公

學有深解至其教人則一以孝弟忠信為本不為
玄杳高深之談歲時享祀祠堂必誠必信子弟輩
有不閑禮度者輒嚴督不少假貸修身教家踐履
篤實視夫空譚盛而實行踈者未可同日語矣高
卧東山望隆朝野兩臺交章力薦動以臯夔稷契
濂洛關閩目之則公之所養所負可知矣卒之日
哀動遠邇行道之人無不隕涕著有遵聞錄讀易
寢言理學功臣言行條名賢卓行條焚黃葬冠諸
儀注摘句通鑑增減性理音釋四書五經纂輯諸

儒要錄門弟子皆手錄家藏以需刊布享年五十
有三萬曆二十五年正月二十六日卒配龔氏封
安人男一誠邑庠生娶董氏女二長適孟津錄事
梁能子生員允濟次適邑庠生王誥子生員親賢
十月十三日葬於邑東函谷之北原虞城楊子東
明為之灑泣銘曰嵩嶽降神洛瀍毓粹誕育名賢
出類拔萃學務躬行志存錫類著書立言發矇呼
寐篤實輝光丰神益粹溯流伊洛窮源洙泗養晦
東山乾坤倚庇天喪哲人勲猷未遂我為勒銘潛

馬墮淚函谷之原百世永禧

理學雲浦孟先生傳

先生蓋伊雒間真儒篤學好修者卒二十七年海
內如吉水西安虞城諸君子爲詩爲賦爲贊爲誌
銘爲墓碑是不一人而獨無傳呂子乃爲之曰先
生姓孟名化鯉字叔龍其先秦人也洪武初有好
古者始家新安焉好古生真真生聰聰生倫倫生
秋是爲贈南戶部主事雙臺公配衛太安人夢有
光如日大於斗遂誕先生蓋嘉靖二十有四年乙
巳閏正月二十有四日也先生幼而警敏長而端

五雲集
摯其度修而美髯其性嶷嶷識者知其非常人爲
兒時嗜讀小學八歲讀孝經論語十三讀易旁通
經史及左國秦漢比爲文自構一格不傍人籬下
十七補諸生便慨然以古道自任館於盟津一日
謂其外兄曰古人爲學必正心修身無愧怍而後
卽安豈沾沾舉子業哉於是聞西川尤先生質直
力行倡道淑人遂往師事之讀擬學小記曰濂維
真傳具在於茲凡西川先生所言手自籍記成帙
會督學試所部拔其文行皆第一尋應 恩詔首
貢肄業成均試第二有友郭青螺黃慎軒孟我疆
而我疆尤密聯會講學以道義相砥礪癸酉中河
南鄉試第九故事同年具呈坊價先生瞿然曰吾
輩方將起家清仕路抑奔競乃先行請託耶獨不
列名凡先生初貴及偕計有司以故事徵驛遞路
費先生皆峻却不受庚辰成進士授南戶部主事
時相欲致先生爲重終不往謁尋服雙臺公喪起
補戶部主事筦銀庫痛革宿弊出權河西務口不
言錢惟與子衿耆老講 聖諭六語發明正學行

之日士民肖像祀江干丙戌江南山左大饑先生
奉命往賑哀益稽核全活無筭尤厚賚善士是
年改驗封主事會衛太安人卒先生兩丁內外艱
哀毀骨立喪制一准家禮斟酌合宜可爲法式居
喪不茹葷不入內不妄言笑蓋先生天性孝事兩
尊人無間或愠則率婦長跪請過雙臺公易簣先
生之留都任在途以兩叔父視含歛比喪事每朔
必稽顙曰見兩叔父卽見吾父母也起復補稽勲
歷文選卽先生私念用人本朝廷公典而或干以
私豈不上負君下負所學故一意孤立雖大貴人
氣焰薰灼不少徇徃例銓法多先白政府然後補
牘先生不爲動中璫請託毫不假借勅守閘勿通
一刺凡諸舞文吏所得自行其意者搜剔殆盡於
是內外率側目視先生矣張可菴棟以都諫建言
國本謫時論臆之弗敢用也先生䟽起之上業
令票旨政府封還陰陽其詞遂忤上調外尋以
中外力救削先生籍先生神色自若猶夙夜治文
書付所司始跨蹇歸歸之日簪紳絡繹出租於郊

見先生行李蕭然家奴徒步皆嘆曰賢者去國我輩尸位獨無愧於心乎郡邑長吏率求一見不可得或負弩津途問選君何進而先生已微服過矣初先生從西川遊歸而設會講學寒暑不輟多所興起西川每對人曰吾道西矣嗣與我疆諸先生講學京坻又於川上建兩賢祠後爲宗賢樓聚圖書羅俊乂四方之士聞風負笈若陝澠嵩末維孟汝羅秦晉聯翩而至無慮數百人至是先生歸諸弟子迎於黃河之湄歌詠之聲過雲振木先生於道益精進所發明益開朗澄澈非獨擴良知之緒卽上遡洙泗中衍伊雒當亦非先生莫屬也先生所至人化之在權則清貪墨之風在銓則抑奔謁之途在里則以恬淡古樸爲里俗先故其里不用聲歌不曳綺羅婚嫁不論財非嘉宴不用鼓吹人謂新安有古人風先生之教也雖窮鄉幽谷之人無不稱曰孟師孟師先生精神強毅每漏下五鼓卽起課諸子弟夜分伊唔不倦亡何疾革弟化鯨侍藥猶孳孳勉以爲學又口占四詩有聞道未

足之意遂瞑門人相視失聲城爲罷市澠有老嫠
婦聞而悲之曰天下無福耶其感人之深如此海
內君子過其墓多泫然淚下凡吊先生者不曰臯
夔稷契則曰濂維關閩不曰精心卓詣千古有賴
則曰嗟吾道之墜地慨斯文之喪天嗚乎痛哉大
抵先生之學以無欲爲宗其教人則專以孝弟忠
信慎獨爲要不爲高深玄冥之論至平至實至易
至簡至純至粹有門人王忝君以悟者自總州師
先生信先生尤篤其贊先生曰仕以達道學本無
欲知言哉先生丁酉正月二十六日卒葬城東函
谷之阜明年祀鄉賢大中丞鍾公復以輿論請建
祠春秋特祀壬戌奉 詔贈中大夫光祿寺卿子
一誠孫瑛璘瑒琛珪璣一誠皆能繼先生志所著
有尊聞錄讀易竊言諸儒要錄理學功臣言行條
名贊卓行條焚黃葬冠儀注文集八卷行於世先
生號雲浦學者稱雲浦先生呂子曰嗟乎道學不
明世日趨於墨衰齋詐脂膏嗜沓而不可砥也相
習而常惟言學則非而姍笑之以爲怪窺厥所由

豈以世有一種偽學口而弗躬不然則迂執而弗
裨於用今觀先生力行孝弟古道淑人且理財用
人齊家化俗隨試而効故凡口而弗躬迂執而弗
裨於用皆學之似而非也非學之尤也先生當世
趨波靡之日無而不淫炎而不競遯而不悔此之
擔當於道豈顧人姍笑豈向人面孔生活真吾道
之一砥柱而惜不假之年天也遡淵源者伊雒爲
洙泗嫡派而先生崛起上接月川之鉢近振西川
之鐸程邵以後一人而已近先生之居如此其甚

讀其書尚論其人夫亦愈知學矣

邑後學眷晚生呂維祺頓首撰

五雲浦集卷之二
六
理學雲浦孟先生像贊

儼然其容挺幹修竹湛然其神江濯秋曝氣其清
矣布帛菽粟行其純矣精金美玉仕以達道學本
無欲伊洛淵源千載其屬

門人王以梧頓首題

川上書院像贊

嗚呼登其堂入其室夫有儼然在上可望而不可
即者繫何人哉厥貌何秩秩也度何嶷嶷也浩然
之氣何屹屹也我思厥心何緝緝也嗚呼澗之水

逝不歇澗之流伊洛合澗之源洙泗一鳴呼繫何
人哉其泰山巖巖之遺裔乎

後學眷晚生呂維祺頓首題

雲浦孟先生祠碑記

吾道三千年來淵源所漸譬之水洙泗崑崙也子
輿昌黎周程張朱龍門積石也薛吳姚江白沙諸
公溟渤尾間也今河洛爲中原文獻二程邵夫子
倡明性教之地小子辰知讀書便聞月川西川及
雲浦孟先生稱鼎峙戊戌過月川之里則固已拜
之西川祠墓在洛之西澗望而神悚趨新安則孟
先生祠在焉展拜瞻視起敬起肅堂廡門楹特巋
存求所爲碑載絲行履者無之但聞二孫已舉孝

庶明經時信宿去未識也越三年再過其所如玉
氏方觀光尹玉氏則振鐸武安辰得與共事者耳
周旋久出其文錄以示揭良知之指切實平易直
接文成無疑先生爲兒時嗜小學八歲通孝經論
語十三究易及子史諸大書十七補諸生即師事
西川親炙其學員笈從游風雨寒暑靡間所言手
自籍記無何入成均與郭青螺黃慎軒孟我疆諸
名賢商酌性命而學益篤癸酉舉于鄉庚辰成進
士授計曹補南北天部清以律已正以肅人到處
坐臯比發明正道以汲引後生爲務然所最難者
忤執政不畏廣朝自發不怯投劾而神色自若策
蹇携囊至僮僕肩擔自隨其廉節如此歸構兩賢
祠宗賢樓四方學者甚衆立雪帷燈講誦不輟視
了翁築室白霍山楊惟中引名士于河朔尤覺淵
廣乃天不假以年麟見筆絕即于其力振微言之
日噫嘻惜哉明神宗朝豫撫軍鍾襄惠請理學從
祀特勅有司立崇祠以時致祭廟貌崇飾當孔道
往來秦晉豫蜀者無不止車騎瞻禮蓋先生在朝

廷則重朝廷釐弊倖以清皇路疏用讜直以進善
類發粟活人執政嚴重欲致先生終不一見在黨
里則重里黨布衣瓦噐將終身不爲子孫計戚屬
有構鬪者不敢令先生知叟孺咸化疾革之日發
婦有唏噓曰天下其無福耶持兩尊人喪一準文
公禮婚娶不輕用聲樂士女不曳紈綺至今其鄉
有樸茂風所著有尊聞錄讀易竊言諸儒要錄理
學功臣言行條名賢卓行條焚黃葬冠儀注文集
八卷上遵鄒魯遠接四氏近體文成及西川月川
學本于致良知而歸指于提省人心功夫做向乎
實切近處齋居謹于郊廟夢寐惕于晝醒修踐先
乎文命一語一默一動一靜期于可守此天下宗
之後世宗之如水之溯崑崙山之臻太嶽也余小
子與其孫尹玉公瑁日親體貌如親先生焉跡其
平日行事隱德教人用人者如北面問難焉不得
同時如其師事西川而猶幸與其哲胤追擬味嘆
挹先生之光澤而領先生之道範則亦幾乎其師
承之矣祠故壯劫於兵燹

新朝初年得監司于公倡捐修葺殿堂一龕凡講所
庖廡欄楯之屬稱小脩尹玉伯仲以銘狀誌傳頗
有而祠內缺焉少記載且麗牲無碑不可命小子
爲之辰鄙學末秩何敢榜揭祠門聊叙先生之守
先待後及景行私淑之意云爾

文林郎知武安縣事西湖後學陳之辰頓首拜記



